

我們都在年齡里生死。
一個人一出生,什麼還沒有呢,就先有了年齡。無論活得多富貴,或者多卑微,死了,最後,比的還是年齡。這時候,生命里的好多東西,都煙消雲散了,只有年齡留了下來。送行的人說,他比某某活得歲數大。一下子,就蓋棺定論了。

沒有成就可比的人,只好比比年齡。與人見面,問話多從年齡開始。即使是再勢利的人,也要先從年齡這里繞個圈,才問到你的收入、職位和身世背景。問年齡,是搭訕的一個很好的突破口。最後,言談無味,要收場了,也完全可以用到年齡,說:“嘿,其實吧,你比我年輕多了。”然後哈哈一笑,似鳥獸散。

我們都是在年齡的強大迫問中成長起來的。自有記憶起,大人就會問到我們的年齡:“幾歲了?”進一步,或者會問明年幾歲了?或者在屬相上蒙你一下,彷彿以此就考察了我們的聰明。於是,從小深深地刻進我們心底的,就是年齡。比如我說到掏鳥窩差點墜崖而死的事,第一反應到的就是年齡:那一年,9歲,上小學三年級。

人在青春里,最容易記住年齡。比如,為成績哭過鼻子,或者那麼欣賞或者恨過一個老師,要不就是懵懂地喜歡過一個同學。這時候,年齡就像打在一樹葉上的陽光,華美炫目,搖曳著光澤。這是一段牛奶一樣鮮潤的時光,燦爛明媚,連憂傷也是彩色的。從這個年齡段往上看,所有人都是老的,都覺得是一棵棵經歷了歲月滄桑的樹,與自己隔著遙遠的、年華上的距離。

記得我剛上班的時候,也就20歲出頭。有一次,單位里一個同事問另一個同事的年齡:“韓老師,你今年多大了?”姓韓的同事笑笑,摸一下頭,說:“30多了。”我當時一驚,認真地看了他一眼,清晰地記下他的頭髮、眼睛、臉以及背心和腳底的拖鞋。哦,怎麼就這麼大了!當時覺得,一個30歲的人,已經老得不行。

人在年輕的時候,會看到老,但不會想到老。總以為老是別人的事情,跟自己無關。甚至,都不會想到死,認為人原本就是要活著的,只有有生之絢麗,哪里還會有其他。

這是多麼寶貴的一段年華啊!說它寶貴,就

是因為這時候,根本無視歲月的力量,也不用向歲月妥協什麼。彷彿歲月只是自己活著的一個載體,你載我的,我活我的。

人到40歲後,最大的變化就是不願意記住年齡。把年齡定格在某一個歲上,不願意加,也不敢往上加了。但看春也來,秋也去,知道日子在一年年地向前走,卻情願自己的年齡戛然而止,永遠不走了。這時候,最尷尬的事情,就是被問到年齡。一來是不願被問,二來呢,還得掰著手指頭算一番,其實呢,根本不想算清楚。最後,乾脆把出生年月報出來,你們去算吧。

活到這一刻,才明白歲月才是橫亙在人生前路上最大的一座山。餘生,就剩下跟它周旋了,跟它過不去了。當然了,最好是別過去,妥協也好,掙扎也好,反抗也罷,你就得這樣去做。

多少生命,要敗在歲月里?在

最老的年齡上,活得像誰好呢?我看畫家黃永玉就挺好的,對著一塊畫布畫啊畫的,畫著畫著就把歲月給畫投降了。然後,站在陽光下,看著一場風,越刮越小,小到風的腳輕踩老而頑劣的心,小到天地間風煙俱靜,只剩日月江河,只剩——忘了年齡的自己。



雨傘

作者:白黑井千次
陳喜儒譯

從電車里往外看時,窗外的細雨如絲,但一走出檢票口,雨卻大了起來,成了名符其實的雷陣雨。他得意洋洋地看著柏油路上濺起的白色水花,心想下班時,聽了辦公室那個女子的提醒,帶著備用雨傘回來真是明智之舉。

當他正要向雨中走去的時候,看見前面有一個皺著眉頭、幽怨地望著天空的柔弱女子。她是那樣苗條高雅,真叫人擔心她淋濕後會溶化。

“如果您不介意,咱們一起走吧。”

他說這句話時,心中已經暗暗決定,縱然是方向相反,也要把她送到地方。

她遲疑了一下,說了聲“對不起”,然後鞠躬致謝。她的聲音是那樣清脆悅耳。

“再往里靠一靠吧,不然會淋濕的。”

他這樣講後,她輕輕地把手搭在他撐傘的那只手腕上。一股輕柔溫馨的暖意透過衣袖傳了過來,使他感到幸福。

她要去的地方比他回家的路要遠些,但他回答說,我也要到那個

地方去。
就好像要驗證他的話似的,他發現妻子打著黑傘從對面急急匆匆走來。

這下子糟了!在這樣想的同時,他把傘一歪,遮住他和那個女人身體,像陌生人一樣與他妻子擦肩而過。他心里想,如果她是來接我的,這實在有點過意不去。然而他手腕上的快感很快拂去了心中的不安。

為了不讓這個女人鬆開手,他把手臂緊緊地靠在她身上。於是這個女人也用力抓住他的腕子。他歪過頭去嗅她的發香,而她則把頭靠在他的肩上。
“哎呀,壞了,我把東西忘了!”

她突然用力拉他的手臂站住了。她說把一個紙袋放在車站的椅子上忘記拿了。他願意和她一起走,時間越長越好。他說聲回去吧,就馬上與她轉過身往車站走去。

一路上,他小心謹慎地從傾斜的傘下窺視著前方。走到一半路的時候,他看見兩個人深深藏在一把黑傘下面迎面走來。他認識傘下那個女人穿的白色膠靴。

兩把傘相擦而過。黑傘過去後,他回頭看了一眼,發現傘下的男人和女人緊緊依偎在一起,那個女人把頭靠在那個男人的肩膀上。從後影看,那個女人毫無疑問是自己的妻子。這回是他停住了腳步。

“怎麼了?”她問。

“鞋里進水了。”他的鞋確實濕淋淋的。

現在應該向哪里走呢?他不得而知。遠去的黑傘下面,一張嬌小的白皙的臉回頭向這邊輕輕一閃。

話說路遙和馬力是好朋友,路遙父親是富商,馬力的父親是路遙家的僕人。雖然是主僕關係,兩人的關係很好。他們一起讀書,一起玩耍。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,路遙有錢有勢,不愁沒老婆,而馬力

路遙性情豪放,俠肝義膽,最後卻坐吃山空,看到自己一家實在無法度日,想起曾經資助的朋友馬力,於是就和老婆商量自己進京找他幫助。

你讓我妻守空房 我讓你妻哭斷腸

貧困潦倒,一直沒人提親。

有一天有媒人給馬力提親,馬力大喜,但是卻要昂貴的彩禮。馬力只好請同學路遙幫助,路遙說:借錢可以,但是結婚入洞房我來替你前三天。馬力怒火沖頭,但是又沒有辦法,總不能光棍一輩子,只好答應,於是選擇好日子結婚。馬力煎熬過了痛苦的三天,第四天該他洞房了,心里懊惱呀!!!天一黑就一頭栽進洞房拉被蒙頭就睡覺,新娘子就問:夫君,為何前三夜都是通宵讀書,今天卻蒙頭大睡?馬力這才知道路遙給他開了個大玩笑,真是又喜又惱,被有錢的朋友給耍了,發誓好好讀書,考取功名,後來還真考上了並在京城做了大官。



進家就聽見家里哭成一片,急忙進來,看到妻兒守著一口棺材痛哭,一見路遙進來家人又驚又喜。原來是馬力派人送來棺材說:路遙到京城後,生了重病,醫治無效而死!路遙更加惱怒,打開棺材一看里面是金銀財物,還有一紙條上寫:你讓我妻守空房,我讓你妻哭斷腸。

感言:真正的朋友不在巧言令色,貴在心犀相通,人生短短數十載,認識的朋友又有多少,但真正能懂你心,又能真心疼惜你的又有幾人?若是你很幸運有這樣真摯的好友,珍惜吧!別因為一些瑣碎的誤會而輕言,真心的朋友是你一生之中最珍貴的財富,讓這一路不再孤寂。所謂:路遙知馬力,日久見人心。

一日,我和朋友在洛杉磯附近威尼斯海灘一家有名的咖啡廳閑坐,品著咖啡,這時進來一個人,在我們旁邊那張桌子坐下。

他叫來服務生說:“兩杯咖啡,一杯貼牆上。”他點咖啡的方式令人感到新奇,我們注意到只有一杯咖啡被端了上來,但他卻付了兩杯的錢。他剛走,服務生就把一張紙貼在牆上,上面寫著“一杯咖啡”。

這時,又進來兩個人,點了3杯咖啡,兩杯放在桌子上,一杯貼牆上。他們喝了兩杯,付了3杯的錢,然後離開了。服務生又像剛纔那樣在牆上貼了張紙,上面寫著“一杯咖啡”。

似乎這種方式是這裡的常規,卻令我們感到新奇和不解。

幾天後,我們又有機會去這家咖啡店,當我們正在享受咖啡時,進來一個人。來者的衣著與這家咖啡店的檔次和氛圍都極不協調。

一看就是個窮人,他坐下來,看看牆上,然後說:“牆上的一杯咖啡。”服務生以慣有的姿態恭敬地給他端上咖啡。

那人喝完咖啡沒結賬就走了。我們驚奇地看著這一切,只見服務生從牆

牆上的咖啡

作者:王惠雲

上揭下一張紙,扔進了紙簍。此時,真相大白,當地居民對窮人的尊重讓我們感動。

咖啡不是生活的必需品,但需要指出的是,當我們享受任何美好的東西時,也許我



們都應該想到別人,有些人也喜歡這樣的東西,卻無力支付。

再說說那位服務生,他在為那個窮人服務時一直面帶笑容。而那位窮人,他進來時無須不顧尊嚴,討要一杯咖啡,他只需看看牆上。

我記住了那面牆,它反映了小鎮居民的慷慨和對別人的關愛。

快樂的蚊子上天堂

林幸惠

請問蚊子可不可以上天堂?有一次,大伙兒聚餐,一旁的小朋友突然發問:“師姑,請問蚊子可不可以上天堂?”

我正躊躇著該用什麼樣的觀點回答時,其他小朋友馬上搶先說:“傻瓜,不咬人的蚊子,當然可以到天堂嘍!”

我忍不住笑著問他:“為什麼不咬人的蚊子可以到天堂?”他不假思索地說:“不咬人的蚊子是快樂的蚊子,當然可以到天堂嘍!”

好有哲思的小孩!大人雖然都瞭解如果生活的過程不快樂,那麼人生的終點也一定不會到快樂的地方,但是這名小朋友,想得更直接明白。

在美國,我曾開車招待一對老友夫妻到名勝地大峽谷觀光旅遊,沿途四五個小時的車程,他們一路爭吵,舊仇新怨一湧而出,從愛的差別待遇到累積的犧牲壓力,一車子的喧騰,讓沿途的風景像被遺忘了的廢墟。

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——大峽谷,只見綿延橫互的山谷,氣勢磅礴,景觀壯麗。我想,他們應該可以拋下一切,融入這千古壯闊的景色了吧!沒想到,他們下了車,還是拉長著臉,太太對這座峽谷,神情漠然地說:“無聊!”先生也轉身望著另一端山谷,切齒地說:“虛榮!”

哎!老天創造這麼美好的地方,竟然只被看成虛榮與無聊。若造物者聽到此語,一定會搖頭嘆息:“沒辦法,人們就是喜歡迷路,把天堂當地獄。”我相信,生命的旅途也是一樣,沒有快樂相伴,即使到了天堂,也感覺不到快樂。

有過只是一過

作者:馬未都

明朝萬曆年間有個叫呂坤的人,進士及第,從知縣做到刑部侍郎,按說官也不算小了,但他總覺在朝廷中不得志,於是稱病辭歸,閉門著書。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《呻吟語》,洋洋大觀,今日讀之仍通篇哲理,讓人欽佩其思想通達。例如他說:“有過是一過,不肯認過又是一過;一認則兩過都無,一不認則兩過不免。”道理說得多簡單明瞭,辦法結論都告訴你了,那我們犯了錯誤還有什么理由迴避,甚至信誓旦旦做回天無力的辯解呢?!

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,面子的確很值錢,認錯改過很傷面子,但不認錯不僅傷了面子,還傷了身子,與其里外都傷,不如傷外保里;其實公眾大都通情達理,自古至今,沒有人去糾纏一個聞過則改的人。

尊嚴的距離

常新偉

早晨上班坐公交車。車到下一站的時候,打

開的車門邊探出一顆男人的頭來。“早上好!”響亮的問候。“早上好!”司機回過頭去又接著補充道,好像他們很熟似的。“37路車。”隨著一聲“謝謝”,男人磨磨蹭蹭地上了車。隨後,那些一直在耐心等待的人們也陸續上來了。車輛啟動得異常的慢而平穩,男人還是晃了一下,手上的那個棍子也隨即搖晃起來。原來,他是個盲人。

我想伸手去扶他一下,可看著周圍的那些或坐或站的人們,投去的只是些許關切的目光,伸出的手又羞怯地縮了回來,心也不禁涼涼的。

當我和朋友憤憤不平地說起此事時,他的臉上漾起了一層“可以理解”的笑意。然後,他說了一條關於“一米距離、兩米距離、三米距離”的理論:

“一米距離”給那些至愛親朋;“兩米距離”給同事、客戶等關係若即若離的人們;而“三米距離”則給那些陌生人,誰都不能越位。距離太近,讓人產生窘迫感,而距離太遠,又使人產生隔閡。就像那位盲人,在他根本不可能倒下時,去扶他一把,也許就侵犯了他的“尊嚴距離”,他會不會因此感到窘迫呢?這時,我們可以做的,也許只

是像那位司機那樣,告訴他,在他面前停下的是不是他要坐的車,啟動時盡力平穩一點;像那些不煩不躁的乘客,給他讓出一條路,留出一些時間。

每個人在希望他人尊重你的時候,別忘了顧及他人的尊嚴與感受,哪怕是出於好意。

等待是另一種形式的行走

易水寒

有一次在一樓等電梯的時候,我旁邊的一個人抓耳撓腮,一副急不可待的樣子。眼看著電梯已經下到三樓了,那人卻等不及地跑去爬樓梯了。這時候無論他的目的地是幾樓,其實都沒有電梯快,他的等不及促使他做出了這樣的選擇,而他的選擇顯然是錯誤的。看來,當一個人的焦慮衝破承受底線的時候,他就採取旁人看來很可笑的方式來緩解焦慮。

有個同行,大家公認他業務水平很高,而且他也堅定地認為自己可以擔當重任。但是,他在第一個單位工作時總是受壓制。於是他負氣地來到第二個單位。讓人哭笑不得的是,他離開後不久那個經常壓制他的領導調走了,新換的領導原來也都認識是十分欣賞他的。沒辦法他只好在新單位埋頭苦幹,干了沒一年時間他感覺太不舒,於是又換了東家。這樣一年一年過去了,他從一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,跳槽逐漸成了他生活的常態,而最初與他一起成長的那些人,大多成了本單位的中流砥柱,有的甚至成了高層。

其實他不懂得:等待,本就是行走中的一個環節,有時候甚至比行走本身更重要!

精彩短文選

